

雷峰塔傳奇叙录

阿英



雷峰塔傳奇叙录

阿英

雷峰塔傳奇叙录

阿英著

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

(上海紹興路7號)

中華書局出版

(北京東總布胡同10號)

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17號

上海洪興印刷廠印刷

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各地新華書店經售

787×1092毫米 1/32·6 11/16印張·121,000字

1960年3月第1版

1960年3月上海第1次印刷

印數：1—5,700 定價：(7) 0.60元

統一書號：10018.314 60.2, 32型

改訂題記

『雷峰塔傳奇叙录』及其他，是我在一九五一年前后讀曲的札記，曾交上杂出版社印行。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現擬重印，而前稿疏漏殊多，因加改訂。『雷峰塔傳奇叙录』一輯修補較多，其他亦有所改動。新增入者，為裘璉『女昆侖傳奇叙录』及李素甫『元宵鬧傳奇叙录』兩篇，前者可能已成孤本。原『紅拂記傳奇叙录』，以在研究上已无多大需要，叙录又过于貧乏，今刪去，僅留『北紅拂杂劇叙录』一篇。『劇艺續札』，已將『日札』并入，亦有刪增。本書与前印本內容差异大体如此。

一九五九年十月，阿英記。

目次

雷峰塔傳奇叙录·····	一
一 引言·····	一
二 黃本雷峰塔傳奇叙录·····	三
三 旧鈔本雷峰塔傳奇叙录·····	一九
四 方本雷峰塔傳奇叙录·····	三六
五 雷峰塔傳奇結構沿革表·····	四四
六 水漫曲文异同表·····	五九
七 断桥曲文异同表·····	六六
柳毅傳书傳奇叙录·····	八九
一 橘浦記傳奇叙录·····	八九
二 乘龙佳話叙录·····	九六
北紅拂杂剧叙录·····	九九

紅梅記傳奇叙录····· 一〇四

窃符記旧本三種叙录····· 一〇三

一 窃符記傳奇····· 一〇三

二 信陵君义葬金釵杂剧····· 一〇五

三 窃兵符皮黃····· 一〇六

詩中圣傳奇叙录····· 一〇〇

女昆侖傳奇叙录····· 一〇一

元宵鬧傳奇叙录····· 一七〇

劇艺日札····· 一七九

一 西門豹乔送河伯妇叙录····· 一七九

二 花面杂剧題記····· 一八二

三 跋内府鈔本錯中錯傳奇····· 一八四

四 升平署扮相譜題記····· 一八五

五 李后主欢悼旧周后杂剧····· 一八五

六 琵琶俠傳奇本事·····

七	西門豹弄逡河伯婦題記之一	一五〇
八	关于嬌紅記傳奇	一五一
九	鍾馗嫁妹叙記	一五二
一〇	桃花影傳奇	一五七
一一	復道人度曲存目	一五八

雷峰塔傳奇叙錄

一 引 言

我從嘉靖二十六年刻的田汝成『西湖游覽志』卷三里，找到一則關於雷峰塔的較詳細的記載：

雷峰者，南屏山之支脈也。穹窿迴映，旧名中峰，亦名迴峰。宋有道士徐立之居此，号迴峰先生。或云有雷就著居之，又名雷峰。吳越王妃于此建塔，始以千尺十三层为率，寻以财力未充，始建七级，后复以风水家言，止存五级。俗称王妃塔，以地产黄皮木，遂訛黄皮塔。俗傳湖中有白蛇、青魚两怪，鎮压塔下。其旁旧有显严院、雷峰庵、通玄亭、望湖楼，并廢。（『南山胜迹』）

文中所謂『俗傳』，大約就是吳从先『小窗自記』，和陸次云『湖壖雜記』里所說的：『宋時，法師鉢貯白蛇，覆于雷峰塔下』，可能是據『警世通言』而言的。按『雷峰塔』傳說，一般言之，約始于宋，故田汝成『西湖志余』卷二十云：

杭州男女贅者，多学琵琶，唱古今小說平話，以覓衣食，謂之『陶真』，大体說宋時事，蓋汴京遺俗也。或說『紅蓮』、『柳翠』、『濟顛』、『雷峰塔』、『双魚扇墜』等記。皆杭州異事，或近世所撰作者也。

『雷峰塔』之由小說發展為『傳奇』，據所知，在明有陳六龍『雷峰』，祁氏『淡生堂曲錄』著錄云：『相傳雷峰塔之建，鎮白娘子妖也。以為小劇則可，若全本則呼應全無，何以使觀者著意？且其詞亦效顰華靡，而疏處尙多。』惜此本今已失傳。現存之最早本子，為乾隆初年刊印之黃圖秘本。因黃本不完全，適宜于舞台演出，和滿足觀眾要求。于是有陳嘉言父女的改本，并增益『产子』、『祭塔』諸出。至乾隆三十七年，方成培又以其『不文』，再加改作。『清稗類鈔』所云：

南巡時，頒衍新劇，兩淮鹽商，乃延名流數十輩，使撰『雷峰塔』傳奇。然又恐伶人之不習也，即用旧曲腔拍，以取唱衍之便利。若歌者偶忘曲文，亦可因依旧曲，含混歌之，不致与笛板相违。当御舟开行時，二舟前導，戏台即架于二舟之上，向御舟演唱，高宗輒顧而乐之。

与方本叙言所說相牵，所演者不知是否即为方本也。黃、陳、方三本，今惟方本較易得，黃本流傳甚少，陳氏父女本未刻，仅有傳鈔。涵汾樓所藏懷宇曹氏鈔本『雄黃陣』，實即陳氏父女本『求草』、『雄陣』、『救宣』三出，惟前缺『浪淘沙』、『么篇』，后缺『扑灯蛾』、『尾』。曹本『黃鸞兒』，旧本則作『猫儿墜』。盖旧鈔本虽同出陳氏父女一源，以扮演者各有改动，亦极不一致也。后来皮黃所演，大都衍昆腔本。川戏則于原来情节外，又增益小青为白娘子复仇之后部。所見，以秦腔本最为簡略，縮为十七出。

去年夏，因病小休，偶檢天津第二圖書館書目，竟有『看山閣全集』，遂得假讀，當并個人所藏方本，成叙錄二篇。旋又發現該館藏有鈔本『復道人度曲』，復借以校訂『水斗』、『断桥』曲文異同。秋初來京，獲見秦腔『断桥』旧鈔，与今本亦异。嗣后，復借得旧鈔本二种，及秦腔、川戏諸本，因得大加补充。更參考著錄，成旧鈔本叙錄。先后不及一年，稿已成帙，遂再檢历年所得丛殘，重加修訂，輯成此編，以見此劇過往演變情況。

一九五二年春記

二 黃本雷峰塔傳奇叙錄

『雷峰塔傳奇』二卷三十二出，峰泖蕉窗居士著，乾隆三年（1738）刊『看山閣全集』本。按蕉窗居士，即黃图珌，字容之。『全集』中，收有『南曲』四卷及『雷峰塔』、『棲云石』傳奇二种。有关『雷峰塔』之材料，仅『南曲』卷四中，有『觀演雷峰塔傳奇』一題。其『引』云：

余作『雷峰塔傳奇』凡三十二出，自『慈音』至『塔圓』乃已。方脫稿，伶人即堅請以搬演之。遂有好事者，綴『白娘生子得第』一节。落戏場之窠臼，悅觀听之耳目，盛行吳越，直达燕趙。嗟乎！戏場非狀元不困圓，世之常情，偶一效而为之，我亦未能免俗。独于此劇斷不可者維何？白娘，妖蛇

也，而入衣冠之列，將置己身于何地耶？我謂觀者必掩鼻而避其蕪穢之氣。不期一時酒社歌壇，纏頭增价，突有所不可解也。昔关汉卿續『西廂記』，草橋驚夢『后』之諸劇，以為狗尾續貂，予虽未敢以王奕甫自居，在續雷峰塔者，犹东施捧心，不知自形其丑也。然姑苏仍有照原本演习，无一字点窜者，惜乎与世稍有未合，謂无状元团圆故耳。

故曲詞云：

〔養觀音头〕曰姻緣，新搬弄，看全本的心思无非一空。另立个冷淡的家門，几不宜乎众。

〔人月圓尾〕怪从来状元必为收場用，故如今变一个得道的浮屠方奏功。欲脫人間俗，安能知脫不去，反被俗气儿熏倒了胜景雷峰。

此外，在同卷『伶人請新制樓云石傳奇行世』一闕之『小引』中涉及，謂『雷峰一編，不无妄誕。予借前人之齿吻，发而成声，于看山之暇，飲酒之余，紫簫紅笛，以娛目賞心而已。一时膾炙人口，裏傳吳越間。好事者粗知音律，窃弄宫商，以致錯乱甲乙，顛倒是非，使聞者生嗟，見者欲嘔，为千古名胜之雷峰，一旦低眉削色，致声价頓減也。』当时演出盛况，从这些材料里，大体可以看到。而观众对白娘子的同情，想給予她不幸的命运以一些慰安，欢迎『生子得第一』一出，亦可謂人情之常。目的不在看状元，实可斷言，但黃图秘因思想的頑固，竟認為这样做，所謂『妖蛇』『衣冠』，有辱斯文。所以，新劇

『棲云石』，他竟固執的不想拿出去，『秘而不宣，寒暑兩易』，虽『伶人欲請行世』，他『窃恐复蹈前車，反为世所薄』，『莫之許』。結果如何呢？『伶遂重賄家僮，出原本与之录去』。于是『酒社歌坛，莫不熟聞其声』。這是蕉窗居士兩劇演出情况。据乾隆六十年刊石坪居士『消寒新咏』（宏文閣版），謂集秀揚部小旦倪元齡、貼旦李福齡（一名金官），年事甚少，善演『水漫』、『断桥』，元齡演白娘，福齡飾青姐。兩人技艺，鉄桥山人詩叙云：

元齡、福齡，年岁相若，身材韻頗，即技艺亦不相上下。第元齡宜笑，福齡善哭。論怡情，福齡稍遜元齡之風致，論感怀，元齡不如福齡之逼真。各有好处，不容沒也。予最愛其同歌合演，如『水漫』、『断桥』、『思春』、『扑蝶』、『連相』，以及『忠义傳』之扮童男幼女。彼此爭奇，令觀者犹如挑珠选宝，兩两皆愛于心，莫能釋手，可称合璧者也。

又『水漫』詩云：『白姐、青儿不胜嬌，輕舟泛泛鼓兰橈。花容玉貌齐相埒，恍惚吳宮大小乔。』『断桥』詩云：『恩爱夫妻見面時，似嗔似怨各攸宜。相逢畢竟情难割，恨杀旁觀一侍儿。』又金声部小旦張三宝，亦善演此戏，石坪居士有『断桥』贈詩。时距岫云詞逸本之出，已二十余年，彼等所据者，不知为何种本子也？『看山閣全集』，刊于乾隆十年（1745）家刻本。天津市立第二图书馆所藏，是否足卷不可知，因查日本所藏者，至少还有『解金貂』、『溫柔乡』二种。惜华『訪书记』著录云：

『解金貂』二卷 清黃圖琬撰。康熙間原刻本。凡二卷，共二冊。日本台北帝國大學東洋文學會藏，為久保天隨氏物。卷首標曰：『蕉窗編次』。卷前有『女弟白云來拜題』之敘文。

『溫柔鄉』二卷 清黃圖琬撰。康熙間原刻本。凡二卷，共二冊。『花間主人填詞』。卷首標曰：

『溫柔鄉』一名『美圖』，又曰：『排悶齋』傳奇第五種。題曰『江夏蕉窗編次』。卷前有『社弟亦庵王空世題于西湖寓所』敘文一篇。

據此，則蕉窗所作，至少尚有一種未發現，津館所藏似非全帙也。

一 慈 音

〔脚色〕末（韦馱） 四金剛（淨、副淨、丑、老旦） 旦（文殊普賢） 生（如來佛） 外（法

海禪師）

叙如來升帳，稱『東溟有一白蛇，與一青魚，是達摩航荊渡江，折落荊叶，被伊吞食，遂悟苦修，今有一千余載。不想，這孽畜頓忘，归依清淨，妄想墮落尘埃。那許宜本系吾座前一捧鉢侍者，因伊原有宿緣，故令降生凡胎，了此孽案。』乃宣法海禪師，親授玄機：『待伊等緣滿孽消之日，喝醒捧鉢侍者降生之許宜，奉我宝塔，收伏二妖，埋于西湖雷峰寺前。』法海領旨拜辭。卷首以『菩薩蠻』明旨：

禽声如語花如笑，試吹鉄笛翻新調。何必詼為眞，漁人莫問津。愛听閑說鬼，癖与坡仙比。勿謂

妄言之，多因情太痴。

以『庆清朝慢』傳概：

（末扮韦驮上）再世菩提，自成妖孽，原来宿有根源。同泛湖山烟水，巧合姻缘。自此两相心许，赠金陆起颠连。窳牢城，蛾眉俯就，旅店花筵。遭捕获，飞巢燕，铁盆城，改配柴堪怜。无奈迷而不悟，又合楼前。幸遇禪师棒喝，方能返本再还元。因兴建雷峰宝塔，胜景留傳。

蕉窗居士的思想、立場，以及『雷峰塔傳奇』的故事梗概，这里叙述得很清楚。『勿謂妄言之，多因情太痴』，这就是傳奇写作的动机。

二 荐、灵

〔脚色〕小生（許宣） 丑（僧） 末（舟子）

叙許宣：『……排称小乙，年长二十有二，吳山越水間人也。自幼父母双亡，家徒四壁。幸喜姐夫李仁，现为南廊閣子庫幕事官，相依居住。日間在表叔李将仕生药鋪中做个主管。今当清明时节，欲往保叔寺中，追荐父母。』他到寺追荐后，見天将雨，乃至湖边，找張阿公船，把他搖到涌金門。

三 舟 遇

〔脚色〕旦（白氏） 貼（青儿） 淨、副淨、丑、老旦（各水属） 小生（許宣） 末（舟子）

白蛇自白：『我乃千年修煉一蟒蛇也。向居海島，偶因風雨大作，來到此間，已有十載，與青魚一處潛身。幸有水屬万余，俱歸我掌。果然西湖景致，秀甲天下。對此花柳繽紛，笙歌繚繞，不免春心蕩漾，情思迷離。』因與許宜有宿緣，偕青兒『候于中途，隨機取事』。于是自己變一少年寡婦，又命青魚變一青衣侍者，俟許宜船過，要他搭載。舟中告許宜：『是白三班白直殿之妹，嫁了張官人，不幸棄世，現葬在這邊。因今清明，坟上祭掃而歸，不期遇雨。』暗談甚歡。船到涌金門上岸，白稱『清早出門，忘記帶得零錢』，求許宜墊借船資，并云住在荐橋双茶坊巷口，約其到舍奉茶。許宜因天雨未止，又將傘取來借給她們。

四 榜 緝

〔脚色〕淨(番捕) 丑(總甲)

叙临安府番捕何立，因邵太尉庫內失却五十錠大銀，官府勒限緝，獲賊贓，十分緊急，命總甲將榜文張挂，小心查拿。

五 許 嫁

〔脚色〕貼(青兒) 小生(許宜) 旦(白氏)

叙白氏住毛巡檢旧屋，知許宜將來，命青兒接引。既至，奉茶备酒，尽情款待。許宜本來就是『一夜尋思難成夢，美玉无心种，天台有路通』，青兒又从中說合，姻事遂成。但許宜孤寒，

不敢言娶。白氏命青儿：『取一封銀子來，送與官人拿去應用。』要他『早遣冰人，成就這百年大事』。

六 脏 現

〔脚色〕老旦（許氏） 小生（許宜） 末（李仁）

叙許宜訪其姐，告知白氏婚事，要她『主求婚』，并將銀交作財礼。許宜去后，姐夫李仁归，見銀大驚，盖即失去之庫銀也，決『首公庭』。宜姐哭劝，未能制止。

七 庭 訊

〔脚色〕生（府尹韓浩） 淨（番捕） 末（李仁） 小生（許宜）

叙府尹庭訊，宜詳陈遇合經過，及銀子來源：『將金贈，為聘資，昏愚不慮是脏私。』府尹也『不信那蛾眉能作强徒事』，但終命拘拿白氏、青儿，一同听审。

八 邪 祟

〔脚色〕小生（許宜） 淨（番捕） 丑（总甲） 旦（白氏）

叙番捕押許宜至白处，不得其地，后忆及毛巡檢旧宅，启門入視。至最后一进，見白氏果在，『你看她淡眉淡臉，风流在，却教我是人是鬼，敢浪猜』，众大驚。番捕正欲拘拿，已不見白氏，只見床上藏銀一堆。驗之，果為四十九錠，戮記并在。番捕取之归府。

〔脚色〕旦(白氏) 貼(青儿) 末、生、淨、丑(漁人) 老旦、副淨(水属)

叙白氏因『恐許郎負屈难伸，是以独坐楼中，交还銀錠。見众人畏惧，不敢苛求，將銀而去』，乃与青儿归湖。既至湖上，水属群来哀訴：『自从湖主公出，被那班的狠心强盜，把孩儿們大半多打掠去，割而啖之，漏网的仅存十之一二，好苦也。』白氏始悟归来途中，見漁人众多之故。遂令青儿：『俟那些恶人网捕之时，一齐拿来見我，与他們报冤雪耻。』

一〇 報

〔脚色〕淨、副淨、丑、末、生(漁人) 貼(青儿) 旦(白氏)

叙青儿將捕魚者捉去，白氏予众以懲，为水属报冤。但她『虽千年修煉，从不莽伤一灵』，現在漁人等『侵犯我界，杀灭我种』，却不能不办。于是免了他們的死，只『將敗鱗折翅，断須落爪，装刺其身，乘入网中，抛于淺水薄滩之間，以示打网为生之戒』。

一一 忏 悔

〔脚色〕外(法海禪师) 淨(河伯水官) 杂(四鬼卒) 副淨、丑、末、生(漁夫)

叙法海禪师見西湖『清光蔽塞，妖气迷漫』，又『見多少网絲飄沒舟相复』，知有事故，忙詢河伯。于是救出众漁夫，以淨水去其鱗翅須爪，并劝他們勿再杀生。众謝去。